

左傳杜解集正

左傳杜解集正卷二

淮安山陽丁晏學

隱元年經鄭伯克段于鄆 洪北江左傳詁曰馬融尙書注  
克勝也漢書地理志陳留郡僞應劭曰鄭伯克段於僞是也  
按趙匡集傳云鄆當作鄆鄭地在緱氏縣西南至十一年乃  
屬周左氏云王取鄆劉蕡之田于鄭是也傳寫誤爲鄆字  
今考杜注潁川鄆陵縣既非趙匡以爲當作鄆一無確據又  
係改字亦非也惟應劭之說最足依據僞縣前漢屬陳留後  
漢屬梁國作陽陳留郡在春秋時大半屬鄭且傳上云至於  
廩延杜注廩延鄭邑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廩延至陽既屬  
順道又渡河至其亦便明克段之地爲陳留陽縣無疑

元年傳費伯帥師城郎注郎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郁郎  
焦里堂補疏曰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有方與晉灼音房豫  
有橐莽曰高平後漢書郡國志山陽郡高平侯國故橐章帝  
更名劉昭注云前漢志王莽改曰高平章帝復莽此號左傳  
隱九年費伯城郎杜預曰縣東南有郁郎亭晉書地理志高  
平國故屬梁國晉初分山陽置有方與有高侯國此高平侯  
國卽郡國志之高平侯國章帝更橐而名之者其分山陽郡  
所置之東平國則統七縣而方與及東平侯國皆屬之杜氏  
用其時郡邑以明春秋傳所云高平方與縣乃指高平國所  
領之方與縣則郁郎亭自在方與不在高平侯國郡國志高  
平侯國之外別有方與方與在漢屬山陽在晉屬高與東平

侯國者改自橐縣者自吳劉昭引杜預指高平侯國非也郡國志方輿有魯侯觀魚臺蓋今之魚臺縣

又傳故名曰寤生 沈小宛左傳補注曰史記注徐廣曰年表云十四年生寤生十七年生太叔段按史記云生之難此寤生之解明矣又風俗通曰俗說兒墮地未可開目便能視者謂之寤生子妨父母鄭武公老終天年姜氏亦然豈有妨父母乎應劭說亦近是如杜解則寤寐中便已生子較后稷之先生如達文王之洩于豕牢殆又易之姜氏當鍾愛何爲惡之乎寤與許同高誘呂覽注許逆也說文許逆也亦通作悟韓非子說難大意無所拂忤韓非傳作大忠無所拂悟索隱云不拂悟于君正義拂悟當爲弗忤古字假借耳呂覽蕩兵篇

百姓之悟相侵也立見新序一衛靈公蹠然寤然失位哀公問午其眾注逆其眾王肅本作迂是午悟寤皆悟之通借耳字又爲悟士喪禮無器則悟受之疏云悟卽逆也今生子有足先出者難產謂之逆生又釋名女青徐州曰娒娒忤也始生時人意不喜忤忤然也

又傳不義不暱 沈小宛曰說文黏黏也引傳不義不黏或作黏杜子春作昵周禮疏引左傳亦作昵孔傳昵近也馬云昵考也考于祖爲近爲親此作昵非體說文暱日近也引昭二十五年傳私降暱宴此言所爲不義則人無肯親附與下京叛叔段相應杜注非是

又傳弔生不及哀杜注諸侯以上旣葬則衰麻除無哭位諒

閻終喪 孔氏正義曰既葬除喪惟杜有此說正以春秋之  
例皆既葬成君明葬是人君之大節也晉書杜預傳云泰始  
十年元皇后崩依漢魏舊制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疑皇太  
子亦應除否詔尙書集議唯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  
喪始服齊斬既葬除服諒閻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  
問預證據所依預曰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時簡公未  
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歸贈傳曰弔生不及  
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閻之證也喪服諸侯爲天子亦斬衰豈  
可謂終服三年乎預又作議曰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  
除喪而宴樂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  
遂宴樂以早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年而云亮陰三年此釋服

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早則是既葬應除而違亮陰之節也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菲杖經帶既葬而除亮陰終制不復寢苦枕塊以荒大政蓋天子之位至尊萬幾之政至大羣臣之眾至廣不得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于廟則除之已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己以除亮陰終制此定禮也議奏詔從之 顧亭林左傳杜解補正曰杜氏主短喪之說每於解中見之謂既葬除喪諒闇三年非也改云不當既封反哭之時 惠棟庵曰荀卿云貨財曰賻與馬曰贈衣死也送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贈弔及事禮之大也荀卿所稱乃時王之禮故左氏依以爲說杜元凱遂借以文其短喪之說誕之甚妄之甚

沈果堂左傳小疏曰自始死及殯自啟及反哭皆主人所至  
哀故哭踊無算否亦代哭不絕聲此句主弔葬言則所謂哀  
者指自啟至反哭時也弔葬之禮凡有五節一啟殯而弔既  
夕云請啟期告於賓正義曰使知而來赴弔下經遂云主人  
拜賓檀弓亦云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是也一祖而弔既夕  
云有司請祖期注云當以告賓下經遂云賓出主人送檀弓  
亦云君於大夫將葬弔於朝是也檀弓所云弔於朝亦行於祖後一柩車將  
行而弔既夕云賓入者拜之正義云弔葬之賓下經遂云乃  
行是也一哀次而弔檀弓云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哀次是也  
一反哭而弔既夕云乃反哭賓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檀  
弓亦云周反哭而弔是也所以有此五節者或思義有厚薄



道路有遠近事勢有順逆故早晚正變不必齊同然其在葬時則一也今宰恒之來弔踰葬期已數月矣故曰不及哀顧亭林杜解補正云不及哀謂不當既封反哭之時彤按檀弓疏論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朝哀次之義云君弔正禮當於殯宮或於朝祖廟無門外君弔之禮君來弔或晚有邂逅於哀次弔焉此明弔之正必於門內也又雜記云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同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退夫弔賓於哀次已有隨分而退者是哀次之弔已緩況既封與反哭耶又既封反哭之弔當卽相見朋友之未退者爲之非必至是方來之賓也顧說未盡 沈小宛曰士喪禮下篇既窆主人反哭賓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

主人拜稽顙蓋前乎此皆營死者之事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故弔之經又云就次猶朝夕哭猶者猶既殯之朝夕哭也喪服疏云既殯以後卒哭祭以前阼階之下爲朝夕哭在廬中思憶則哭按其時雖不代哭甚哀未殺故爲哭三無時之一也傳文所謂及哀者卽是此時在卒哭祭前也喪服疏又云凡喪服以冠爲受斬衰裳三升冠六升既葬後以其冠爲受衰裳六升冠七升小祥又以其冠爲受衰裳七升冠八升又卒哭祭畢丈夫說經帶於廟門外婦人說首經不說帶所謂卒哭後變麻服葛只是男子易腰經以葛婦人易首經以葛男子重首婦人重帶猶不易也其負版衰裳練祭猶服大祥祭畢始焚之耳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杜預謂天子

諸侯既葬無服非聖無法古今之罪人也

又傳紀人伐夷 正義曰世本夷姁姓傳無其人不知爲誰  
所滅釋例土地名夷國在城陽莊武縣莊十六年傳晉獻公  
伐夷執夷詭諸注周大夫夷采地名則二夷別也世族譜於  
夷詭諸之下注云姁姓更無夷國則以二夷爲一計莊武之  
縣遠在東垂不得爲周大夫之采邑而晉取其地是譜誤也  
二年傳莒人入向 顧亭林曰解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  
非也于欽齊乘言今沂州西南一百里有向城鎮桓十六年  
城向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襄  
二十年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杜氏於宣四年解曰向莒邑  
東海承縣東南向城遠疑也按春秋向之名四見於經而杜

氏解爲二地然其實一向也先爲國後并於莒而或屬莒或屬魯則以攝乎大國之間耳龍亢在今鳳陽之懷遠尤遠惟沂州之向城近之 沈小宛曰于欽齊乘今沂州西南一百里有向城鎮方輿紀要春秋向之名四見杜預解爲二地承縣在今嶧縣境內龍亢今鳳陽府懷遠縣寰宇記在莒州南說皆未核惟沂州之向城爲近之蓋向先爲國後并于莒而或屬莒或屬魯以攝乎大國間也按莒亦小國去沂州尙遠南至沂州二百二十里 知向國非沂州之向城鎮也寰宇記向城在密州莒縣南七十五里當從之

三年經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萬充宗學春秋隨筆曰日月會乃爲朔日食必在朔春秋書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

者凡二十六

桓三莊二十五二十六三十三倍五文十五成十六十七襄十四二十二二十一凡二十二三十三

四凡二二十七昭七十五十七二十一

公羊謂之食正朔是

也書日不書朔者七

隱三僖十二文元宣八十七襄十五

乃食前之月當大而

小一日未朔而以為朔

一日也初

故食在二日

初二

公羊謂失

之前者朔在前何休謂二日食是也日朔並不書者二

莊十

十乃食前之月當小而大一踰朔而以為朔故食在晦日

前

晦之公羊謂失之後者朔在後何休謂晦日食是也二日食則

二日為朔晦日食則晦日為朔而歷不以為朔

歷書以一

故

史不得書朔也二日食尚是此月之日故史得書日晦日食

竝非此月之日故史不得書日也凡此皆司歷之過故左氏

曰官失之獨桓十七年十月朔日食食在朔而不書日非司

歷之過蓋舊史闕遺莫得而考也趙子常不从穀梁而獨取

其夜食之說

穀梁以日朔皆不書者爲夜食趙亦不從

以證此經謂食時日未出

故不書日豈知食必在朔亦旣夜食足知夜已合朔周人以夜半爲朔合朔卽屬是日矣豈得以日未出歧之至襄二十

一年之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之七月八月四月而再頻食歷

法所必無此出一史宮之記載由其怠慢食時失記從後追

憶疑莫能定遂兩存之春秋因而不削所謂疑以傳疑也傳

注未言其闕失

闕謂不書日失謂再頻食

而杜氏於隱三年之不朔據已

長歷所推而指爲史失則明與左氏官失相違矣沈小宛

曰顧氏大事表穀梁云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杜以春秋日

食皆在朔故于去年十二月置閏若移此閏于今年二月而

以己巳爲二月晦則于穀梁之說合矣蓋今法日食必于台朔而古法疏或有食晦日者漢晉時猶然按顧說非也元史

歷志姜岌

東晉時天水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歷

校春秋日食云是歲二月己亥

年無己巳似失一閏三月己巳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與姜岌合今援時歷推之是歲三月己巳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三十六日六千六百三十一入食限又隋書歷志劉孝孫云春秋經八食竝無朔字今以甲子元歷推算俱是朔日且明受經于夫子於理尤詳公羊穀梁皆臆說也此年二月己巳食推合己巳朔唐志大衍合朔議曰劉孝孫推俱得朔日以正明爲是然依左氏例本無先後食法顧氏引入異家之論爲左氏原病也

三年經冬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洪北江曰京相璠云石門  
齊地今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六十里有故石門去水一百步  
水經 按濟北盧縣春秋時卽齊地故京相璠云云杜注分爲  
二地殊誤

又傳不反哭于寢 沈小宛曰杜預云自墓反虞于正寢疏  
依和其謬不能正之按旣夕禮反哭入升自西階東而立婦  
人拾踊送賓于門外遂適殯宮于賓出後乃云適殯宮明上  
文升西階爲廟所以先反哭于廟者當尸柩遣奠時已在廟  
朝廟先禰而後祖故反哭就其最後行處鄭云反哭者于其  
祖廟是也檀弓日中而虞反哭升堂主婦入于室孔疏恐人  
初堂與室爲正寢故云此皆謂在廟也是禮經皆謂反哭于



廟傳云哭于寢寢卽廟耳杜演爲正寢不知寢廟同舉則一

之義也

月令注凡廟前曰廟後曰寢寢廟通名猶諸冕亦稱冠雜記至于廟門注廟所殯宮

又傳蘋蘩蕝藻之菜

洪北江曰詩毛傳蘋大萍也蘩皤蒿

也藻聚藻也按杜注蕝藻聚藻也是訓蕝爲聚非毛傳意今攷顏氏家訓書證篇引郭注三倉云蕝藻之類也則蕝亦水草不可空訓作聚且尋上下文義澗谿沼沚筐筥錡釜皆四者並舉況蕝字从草何得空訓作聚杜氏之說疏矣

又傳昭忠信也

趙子常左傳補注曰凡傳中所引君子曰

云者義皆膚淺與其序事之精如出二手蓋其序事精鑿者皆史志成文而斷論則左氏之陋見也杜注每曲爲之義固不足深辨後儒竝其事實一切疑之則又過矣

又傳將修先君之怨于鄭 洪北江曰服虔以先君爲莊公

本一云隱二年鄭人伐衛先君莊公詩按州吁弑桓公必不

更爲之修怨此先君服說指莊公最是杜注非也

四年經取牟婁 沈小宛曰一統志牟城在青州府壽光縣

東北二十里婁鄉城在諸城縣西南四十里按索隱云春秋

時杞已遷東國故牟婁爲杞之別邑按杜以爲杞卽都濰于

然州公亡國後僖十四年杞爲淮夷所病遷緣陵始在齊東

境淮夷在徐方若杞先都濰于無由爲淮夷所病疑杞此時

尙在雍止此莒人伐杞杞乃紀之誤孔疏謂雍止濰于郡別

而境連此尤孟浪不知方輿者矣

又經衛人殺州吁于濮注濮陳地水名 焦里堂曰史記衛

世家集解引服虔曰濮陳地索隱亦引賈逵曰濮陳地杜本  
賈服也而係以水名乃說文濮水出濮陽南入鉅野鉅野爲  
魯地水經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東至濟陰句縣爲新  
溝又東北過廩丘縣爲濮水然則陳無濮水矣哀二十七年  
齊陳成子救鄭及濮自齊至鄭須涉濮水亦非陳地釋例土  
地名闕疑爲是

五年傳鄭人侵衛牧 洪北江曰按爾雅郊外謂之牧非邑  
名與下伐宋入其郛同前年伐鄭圍其東門故鄭亦侵其牧  
地以報之又衛地無名牧者若云朝歌之牧野則亦不可僅  
名爲牧明杜注非也

又傳諸侯用六 顧亭林曰解曰六六三十六人東坡志林

引宋書樂志文帝元嘉十五年給彭城王義康舞伎三十六人太常傳隆以爲左傳諸侯用六杜預以爲三十六人非是舞所以節八音故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爾若如預言至士止有四人豈復成樂服虔注左傳與隆同襄十一年晉悼公納鄭女樂二八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列之證隆言是也

六年經鄭人來渝平注渝變也 惠定宇補注曰案渝讀爲輸二傳作輸廣雅曰輸更也與憚悅改同釋秦詛楚文變輸盟刺謂變更盟刺耳渝更也平成也故經書渝平傳曰更成杜注自明而獨訓渝爲變必俗儒傳寫之譌服虔曰公爲鄭所獲釋而不結平於是更爲約束以結之故曰渝平是服亦

訓渝爲更

七年傳謂之禮經注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禮經也十一年  
不告之例又曰不書于乘明禮經皆當書于策仲尼修春秋  
皆承策爲經止明之傳博采眾記欲開凡例 正義曰凡例  
是周公舊制其來亦無所出以傳言謂之禮經則是先聖謂  
之非止明自謂之也史之書策必有舊法一代大典周公所  
制故知凡例亦周公所制 趙子常曰春秋之後周典散失  
左氏采合殘缺傳以己見略示凡例凡五十條杜氏一氏定  
爲周公所制而不考其不通于經則亦陋矣 晏案左氏傳  
昭二年傳晉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  
曰周禮盡在魯矣杜注魯春秋史記之策書春秋遵周公之

典以序事故曰周禮盡在魯矣杜氏依此傳文遂傳會以五十發凡爲周公禮典故集解序云其發凡以言例皆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隱元年疏引釋例終篇云稱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蓋以母弟二凡其義不異故也諸凡雖是周公之舊典正明撮其體要約以爲言非能寫故典之文也案孔疏已謂凡例是周公舊制其來亦無所出趙氏斥杜之陋駁正尤確凡例自是左氏約言杜氏謂春秋原本周公凡說無據

又傳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顧亭林曰此非僖二年所城之楚丘杜解曰衛地非也其曰在濟陰成武縣西南則是也春秋時爲曹地 江慎修地理考實曰彙纂今兗州府曹縣

東楚丘亭是也今按曹縣今屬曹州府一統志楚丘城在曹縣東南五十里春秋時戎州己氏之邑漢改爲己氏縣隋改曰楚丘明省入曹州又考二年戎城亦在曹縣則此楚丘爲戎邑凡伯變其地戎遂伐之以歸非衛邑也因此楚丘與滑縣楚丘衛文公所居者同名杜遂以爲衛地不知此楚丘去衛遠衛不得有此說者因杜注遂謂於楚丘者罪衛不能救王臣之患考之亦不詳矣若論近楚丘之國則曹都定陶者爲最近凡伯經戎人之邑而戎伐之雖曹亦不能救也春秋書於楚丘詳其爲戎地以見戎之橫周之微耳於曹衛乎何責 沈小宛曰杜預云楚丘衛地非也此爲曹之楚丘紀要楚丘城在曹州曹縣東南四十里衛之楚丘在衛輝府滑縣

東六十里水經注亦誤以成武之楚正爲衛文公所居程公

說春秋分記曰戎州己氏邑在今拱州楚正縣九域志楚正屬應天府與

地廣記崇寧四年分爲拱州戎蓋昆吾之後別在夷狄周衰入于此天王

使凡伯聘魯由雒邑道楚正至仙源九域志大中祥符五年改曲阜縣爲仙源逮

其歸戎乃要而伐之楚正在河南宜爲周魯往來之地以其

逼近宋都故漢晉屬梁國按本己氏縣屬梁國後漢改屬濟陰郡晉屬濟陽郡杜預誤

以此爲卽僖二年衛所城之邑水經注亦以此爲衛文公徙

居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曹邑文公徙居楚正曹邑在

今滑之白馬楚正在澶之衛南地在河北凡伯安有踰河北

道衛而南使于魯耶輿地廣記今楚正縣有景山京岡乃後

人附會名之耳欽韓按漢志云山陽郡成武縣有楚正亭齊



桓公所城遷衛于此由此展轉貽誤

八年經盟于瓦屋 沈小宛曰一統志瓦屋頭集在大名府

清豐縣東三十五里或謂盟于瓦屋卽此

名勝志瓦屋頭在開州西南 紀

要瓦岡在滑縣東水經注濮渠東逕滑臺城南又東南逕瓦亭南當是此瓦屋杜預謂周地非也

又傳先配而後祖 沈小宛曰賈逵以爲禮齊而未配三月

廟見然後配鄭眾以配爲同牢食先食而後祭祖無敬神之心皆與禮文不合鄭康成以爲軼道之祖又與傳先言入鄭者不合杜謂忽不先告祖廟而行則陳鍼子旣非目擊安得方來譏之按聘禮大夫之出旣釋幣于禰其反也復告至于禰忽受君父醯子之命于廟以逆其婦反而不告至徑安配

匹始行廟見之禮是爲墮成命而誣其祖

十一年傳吾先君新邑於此杜解此今河南新鄭縣舊鄭在京兆正義曰地理志云河南郡新鄭縣詩鄭桓公之子武公所國是也知新邑於此謂河南新鄭也志又云京兆鄭縣周宣王弟鄭桓公邑是知舊鄭在京兆志又云本周宣王弟友爲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爲鄭桓公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死史伯爲桓公謀取虢郕之地令寄帑與賄而虢郕受之後二年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郕之地晏案疏引周宣王弟以下今本漢書無之史記鄭世家有此文小異

又傳攢茅向盟州陘隕懷沈小宛曰一統志攢城在修武

縣西北二十里

地里通釋攢茅今爲大陸村按正義引括地志有茅亭在懷州獲嘉縣東北二十里則攢

茅本兩邑而杜預誤合之也

向城在濟源縣南

寰宇記向城在孟州河陽縣西北二十五里

津在孟縣南十八里

寰宇記盟津爲蘇忿生邑

州縣故城在河內縣東南

紀要武德縣在府東南五十里本周之州邑

潰城在衛輝府獲嘉縣西北

紀要潰城在修

武縣懷縣故城在武陟縣西十一里按杜預缺陘地地理通

釋汾陘之塞山海經有少陘之山太平御覽謂在滎陽一統

志以爲此陘然去南陽之地絕遠非也寰宇記太行陘在河

內縣西北三十五里連山中斷曰陘述征記曰太行山始于

河內北至幽州有八陘第一軹關陘今在濟源縣理西十一

里第二太行陘第三白陘此兩陘今在河內蓋卽此陘也又

陘邢聲同懷慶府志平皋城在溫縣東二十里邢城在平皋

東北隅方輿紀要平皋城在府城東南七十里入溫縣界一名邢止

桓二年經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注稱督以弑罪在督也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正其閭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釋例經書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仲尼止明唯以先後見義無善孔父之文孔父爲國政則取怨於民治其家則無閭閻之教身先見殺禍遂及君旣無所善仇牧不警而遇賊又死無忠事晉之荀息期欲復言本無大節先儒皆隨加善例又爲不安經書臣蒙君弑者三直是弑死相及卽實爲文仲尼以督爲有無君之心改書一事而已無他例也 惠定宇曰孔父孔子之先也傳云

孔父嘉爲司馬是嘉名孔父字古人稱名字皆先字而後名祭仲足是也鄭有子孔名嘉說文曰孔从乙从子乙請子之鳥也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說文此訓蓋指宋鄭兩大夫故先儒皆謂善孔父而書字杜輒爲異說不可从也 焦里堂曰公羊傳於孔父仇牧荀息三人互相比例以稱其賢曰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穀梁傳云督欲弑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閑也閑謂捍禦兩傳深得春秋書死難之義乃左氏則謂

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黠喚子曰古者大夫猶皆乘車其妻安得在路使人見其貌蓋以舊言孔父因攻義形於色而作傳者以爲女色之色遂妄爲此說耳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又謂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太宰故困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此杜預所據以定孔父之罪案也乃司馬則然左氏明指爲華督之言督誣孔父之言而可據乎 沈小宛曰穀梁曰孔父字謚也顧云家語本姓篇考父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爲氏然則仲尼氏孔正以王父之字而楚成嘉鄭公子嘉皆字子孔亦其證也按若以孔父爲名則夫子得氏之始不應以所諱爲氏杜預因公穀兩家皆美孔父故欲立異而稱名罪之非也

又傳立華氏也 沈小宛曰督有弑君之罪無以自立故爲此會以湔洗之經書成宋亂者以此惠氏言立華氏爲證此公羊家言非也傳言華氏是史文追稱猶諸侯預稱諡也杜言督未死而賜族義亦了戾

又經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 萬充宗曰是會也鄭莊以宋馮既立慮有中變乃糾齊魯陳三君駐師于稷以防之

君行師從

馮位既定督相已

成乃受賂而退在諸君爲定宋在春秋爲成亂諸黨惡也杜注釋成爲平謂是會本欲平宋弑君之亂以受賂不果夫謂之平亂必將殺督逐馮置君而後去乃可曰平彼鄭莊仇宋欲禍殤納馮己非一日今方得遂其願其必不討逆也可弗

論魯桓弑君自立得宋馮而不孤聞之無瑕者可以戮人未  
聞賊能討賊也齊僖與鄭石門之盟隱三年相得甚驩既雖與  
宋盟于瓦屋隱八年旋即背之而會魯鄭伐宋隱十年繼復與鄭  
入郕與魯鄭入許要結如此將唯鄭莊是聽況陳桓錄錄因  
人成事者乎且諸君非知君臣大義者苟知君臣大義魯桓  
不躬蹈之矣齊陳鄭三君之師當卽至魯矣故知爲會之本  
意初非平亂也而馮位以是定督相以是成從此亂賊橫行  
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不謂之成亂而何然則郕鼎之賂何  
爲也曰以謝定位非求免討也

又傳鞶屬 沈小宛曰內則男鞶革玉藻注凡佩繫于革帶  
按大帶博四寸以束體革帶博二寸以施佩易訟上爻或錫



之鞶帶虞翻注引內則文知此鞶屬亦革帶也晉書輿服志革帶古之鞶帶也方言帶謂之屬革帶之餘爲屬大帶之餘爲紳杜反以鞶屬爲紳帶謬矣

又傳其弟以千畝之戰生 顧亭林曰解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非也穆侯時晉境不得至界休按史記趙世家周宣王伐戎及千畝戰正義曰括地志云千畝原在晉州岳陽縣北九十里

三年傳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沈小宛曰元史歷志姜炭以爲是歲七月癸亥朔無壬辰亦失閏其八月壬辰朔去交分入食限六衍與姜炭合以今歷推之是歲八月壬辰朔加時在晝食六分一十四秒

五年傳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注祭足卽祭仲之字  
蓋名仲字仲足也勞王問左右言鄭志在苟免王討之罪也  
焦里堂曰射王中肩鄭不臣甚矣勞王問左右奸也而杜  
預以爲王討之非明爲高貴討司馬昭而發幸祝聃射王中  
肩尙未至成濟之惡耳自救之說原是飾辭左氏述之非左  
氏以鄭志在苟免也預援寤生答聃之言爲司馬昭作解已  
非而乃直斥王討爲非何繆戾至此 沈小宛曰杜云鄭志  
在苟免王討之非也按以王討爲非則鄭之拒戰射王爲宜  
苟有人心必不至是殆爲司馬昭懸解耳經之不書王師敗  
何也曰君失其政臣無敢不盡其節大經也今鄭之待天王  
若夷狄然臨陣交鋒志在必殺此豈可以示天下後世哉後

漢書孔融傳荊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僞遂乃郊祀天地擬斥乘輿詔書班下其事融上疏曰劉表所爲不軌罪不容誅至于國體宜且諱之是以齊兵次楚惟責包茅王師敗績不書晉人前以露袁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跛狎欲窺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臣愚以爲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此春秋之意也淩夷之漸謹于其小決壞之極諱于所尊杜預拘傳例謂不以告故不書不知傳例自爲諸侯發列國弄兵蠻觸交爭書之不可勝書故定其例至畿甸諸侯天王問罪師敗身夷可書之事豈有大於此豈緣不告而不書哉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書者以戎故不足諱也傳于此極言鄭莊之姦狡而杜初爲蒯洸鄭惡其于經傳皆憤憤而

臆決者矣

又傳檐動而鼓 洪北江曰賈逵以爲檐爲發石一曰飛石

范蠡兵法云飛石重二十斤爲機發行二百步

木說文檐建疎

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碇敵釋文云檐說文作檜按今刻本說文仍作檐又按三國志太祖爲發石車擊袁紹注引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傳言檐動而鼓說曰檐發石也于是造發石車惠棟云說者卽賈侍中說也杜以檐爲旃蓋本馬融今按新唐書李密傳造雲檐三百具以機發石爲攻城具號將軍礮益可證賈氏之說杜注雖本馬融然究不若賈說之信而有徵也

六年傳謂其不疾疫蠡也 洪北江曰釋文稱說文蠡作瘰

按說文無癰字瘰字下注云小腫也从疒坐聲一曰族系臣鉉等曰今別作瘰蠹非是今攷玉篇瘰蠹皮膚病左傳曰不疾瘰蠹也一作瘰按釋文所引說文疑屬玉篇之誤又按說文瘰字注既云小腫而陸氏所引說文亦云皮肥是族羣不過皮毛肥腫之病故玉篇云然杜注以疥癬當之考說文疥搔也癰乾瘍也恐非其義

十一年經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惠半農春秋說曰鄭忽

者鄭伯也曷爲不稱爵而直稱名未踰年之君也

十有一年夏五月癸

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

故出奔則名既葬矣可以除喪乎既葬除

喪此杜預短喪之說春秋之舉人也

又傳齊衛鄭宋盟于惡曹 惠半農曰三國盟于宋地則宋

爲地主故列于末不然宋大國也曷爲序於鄭下哉杜預謂宋不書經闕焉知其非傳誤而妄以爲經闕乎

又傳貳軫 沈小宛曰路史國名貳在隨州南軫國在楚東南按自來地志所不載羅泌妄人臆造也

又傳蓼 沈小宛曰杜以爲南陽之廖誤也昭二十九年傳作酈非此蓼也前志六安蓼故國皋陶後一統志蓼縣故城在光州固始縣東北與潁州府霍丘縣接界古蓼國今有蓼城岡在縣東北七十里

十三年傳楚子使賴人追之杜注賴國在義陽隨縣 江慎修曰彙纂後漢志襄信侯國有賴亭故賴國文獻通考賴國在襄信縣元省縣爲鎮今在息縣東北其賴亭則在商城縣

南息縣商城皆屬寧甯府光州蓋地相接也杜注在義陽隨縣則去光州甚遠不知何據今按隨縣之厲鄉本厲國杜因字音相近意其卽爲賴也故誤息縣商城今皆屬光州

又傳亂次以濟

洪北江曰釋文本或作亂次以濟其水按

水經注引傳作亂次以濟淇水攷沛水與夷水亂流東出謂

之淇水

沛淇同後傳寫誤耳

逕蠻城南城在宜城南三十里杜預釋例

羅在宜城縣西山中後在南郡枝江縣自楚及羅須渡此水

杜本因脫淇水二字故注析不清釋文其字又誤脫水旁今

從酈注及釋文增入二字又按杜注以此傳之酈爲水名亦

誤攷酈楚縣名昭十三年王沿夏將欲入酈服虔云酈別都

也此傳文酈字亦指楚縣而言不指酈水杜注及正義皆誤

十五年經邾人牟人莒人來朝 惠平農曰公羊曰邾莒牟  
葛皆稱人夷狄之也然則蠻夷之大者稱名其微者稱人故  
曰人不若名則邾婁牟葛更卑於穀鄧矣杜預謂三人皆附  
庸之世子此求其說而不得直以意造也預之妄皆若此  
顧復初春秋大事表曰案杜注牟國今泰山牟縣彙纂以爲  
今濟南府東二十里句牟城杜佑通典登州治蓬萊縣春秋  
時牟子國亦曰東牟郡在濟南府治東九百十五里或疑去  
魯太遠不應來朝然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朝杜注云東夷  
國在城陽黔陬縣案今萊州府高密縣西有黔陬城去魯更  
遠介可來朝何獨於牟而疑之乎當以通典之言爲定杜注  
非也



又經五月鄭伯突出奔蔡注既篡立權不足以自固又不能倚任祭仲反與小臣造賊盜之計故以自奔爲文罪之也例在昭三年 惠半農曰襄十四年傳稱孫林父寧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似列國之史皆書孫寧出其君孔子修春秋削而更之蓋以臣出君猶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杜預邪說以爲諸侯自取奔亡之禍不書逐君之賊者所以貶其君此說之尤悖者不可以不辨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如預言則後世亂臣賊子益無所忌憚皆將逞志於君矣何懼之有

又傳鄭伯突出奔蔡 沈小宛曰釋例謂諸侯奔亡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傳稱衛孫林父寧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

策此以臣名赴告之文也仲尼之經更沒逐者主名以自奔爲文責其不能自安自固按此與衛獻公出異經之所書或仍其赴告何者突本非嗣子祭仲立之徒以脅于宋人突之出也必不以臣逐君之事播于鄰國則突之出突之歸其得失係于一身非有義例若臣逐君而更深責被逐之人豈扶陽抑陰之義左氏義深于君父豈若此哉

又傳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注殺而暴其尸以示戮也焦里堂曰戮辱也雍糾爲祭仲壻猶杜預爲司馬懿壻糾不私其婦翁死於君事烈士也何辱之有

十六年經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注惠公也朔讒搆取國故不言二公子逐罪之也焦里堂曰左氏稱衛宣公生急

子屬諸右公子取宣姜生壽及朔歸壽於左公子宣姜與朔  
構急子壽急皆殺於盜二公子故怨朔左公子洩右公子職  
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此杜預所據以爲說也故朔以桓十  
三年立至此爲君已四年已君之而逐之猶已君之而弑之  
春秋於衛剽齊商人皆與以爲君而書齊人弑其君商人衛  
甯喜弑其君剽蓋君雖由篡弑而得身卽事之則因而逐之  
弑之卽是弑其君弑其君卽是亂臣賊子此孔子作春秋所  
以忌邪說使亂臣賊子懼也曹氏固篡漢而爲漢賊者也乃  
司馬氏旣爲之臣世受其爵祿卽不得藉口而不以爲君而  
以爲司馬氏者固曰此曹魏者漢之賊也吾逐漢之賊殺漢  
之賊而已矣明人蔣氏之翹云魏景元四年劉禪降而漢滅

明年咸熙元年司馬昭遂自爵爲王二年與衛服飾皆如帝  
者之儀子稱太子妻稱王后則賊亦明認繼漢而王蓋自不  
欲居篡魏之名矣此言是也晉書習鑿齒傳云在郡著漢晉  
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其言謂三國時蜀以宗室爲正魏  
雖受漢禪晉尙爲篡逆至文帝卽司馬昭平蜀卽爲漢亡而晉始  
興焉此正師昭之志也惟魏爲漢賊而晉自承蜀漢以有天  
下則遂芳殺髦殲爽滅儉自可無所顧忌向使昭在必以此  
義曉於天下晉武憤憤仍以魏爲恪而昭之志實大揚於彥  
威而杜預於春秋此注一見其微意焉

又傳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注夷姜宣公之庶母也上淫  
曰烝 焦里堂曰宣公此事洪邁容齋五筆極辨其誣謂宣

公立僅十九年不應烝宣姜而生伋又納伋妻而生壽朔伋  
能娶必十五以上朔已能諧兄壽已能代兄死必在十歲以  
上此十九年之間何以消破鄒忠允駁之言莊卒而桓立十  
三年入春秋至魯隱四年則衛桓十六年宣以是冬立烝夷  
姜而生伋子當在其兄桓公之世蕭山毛奇齡又辨之云莊  
公死後莊姜治宮政惟禮是視戴嬀歸陳莊姜猶送之作燕  
燕之詩其宮中去就有禮如此幾見桓公宮中莊姜二嬀具  
在可容一嫖毒而不知覺者況使宣公早見獸行則不特衛  
人絕之討賊如石碣亦孰肯就邢迎之乎乃以夷姜爲莊公  
妾者緣服虔上淫曰烝之訓見詩正義杜依之耳烝廣雅訓爲淫  
史記衛世家云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而

令右公子傅劉向列女傳云宣公夫人夷姜生伋以爲太子  
明以夷姜爲宣公夫人新序節士篇云伋前母子也壽與朔  
後母子也史記所謂愛夫人夷姜卽左傳所云烝於夷姜謂  
寵溺之也宜以史記明左傳而知杜依服氏之非正義乃斥  
馬遷爲謬失之矣

又傳衛宣公使伋于如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杜注莘衛地  
陽平縣西北有莘亭成二年戰于鞌傳師從齊師于莘杜注  
莘齊地 顧復初曰案杜氏以莘兩屬齊衛非也陽平西北  
有莘亭道阨險自衛適齊必由之道輿地志亦云陽平之莘  
有二子爭死處今東昌府莘縣有莘亭故城觀輦傳云及衛  
地下云師從齊師于莘本自直接則莘爲衛地傳文明白可

見因中間有韓獻子將斬人數句文氣隔斷又以從齊師三字遂更指爲齊地此看傳文不精細之故也高江邨云莘原跨兩境齊衛皆得有之是時晉師自衛來至齊疆終是回護杜氏之說耳

又經冬城向杜注傳曰書時也而下有十一月舊說因謂傳誤不知此城向亦俱是十一月之事但本事異冬隨本而書之耳又推按此年閏在六月水星可在十一月而正正義曰杜注旣以冬屬之十一月但十一月水星昏猶未正故復推按歷數此年閏在六月節氣須早一月而正十一月可以興土功書時非傳誤也 顧復初曰案經書冬而下有十一月是夏正八月正是不時書之以示譏也若以爲時則常事不

書矣桓公篡弑之君舉動妄作固所應有何必曲爲解釋今  
斷云傳誤 沈小宛曰按此冬城向實是十月唐歷志大衍  
日度議曰以歲差推之周初霜降日在心五度角亢晨見立  
冬火見營室中後七口水星昏正可以興板幹故祖沖之以  
爲定之方中直營室八度是歲九月六日霜降二十一日立  
冬十月之時水星昏正故傳以爲得時杜氏據晉歷小雪後  
定星乃中季秋城向似爲太早引詩云定之方中乃未正中  
之時非是

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沈小宛曰據長歷是年冬十  
月庚午朔元史歷志大衍歷推得在十一月交分入食限失  
閏也



十八年傳齊人殺彭生 趙子常曰陳氏曰殺彭生不書嫌  
討賊也杜氏不書非卿說非是

左傳杜解集正卷二終

左傳杜解集正卷三

淮安山陽丁晏學

莊元年經夫人孫于齊 洪北江曰賈逵服虔皆以爲桓公之薨至是年三月期而小祥公憂思少殺念及于母以其罪重不可以反之故書孫于齊耳其實先在齊本未歸也詩服云蓋桓公之喪從齊來同按杜注以夫人此時始出奔非是當以賈義爲長

又傳不稱卽位文姜出故也 洪北江曰魏書引服虔注云文姜通于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期而中練思慕少殺念至于母故經書三月夫人孫于齊既有念母深諱之文明無讐疾告列之理又魏書引注云夫人有與

殺桓之罪絕不爲親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思大義絕有罪故  
曰禮也按說苑亦云絕文姜之屬而不爲不愛其母正可與  
服說相發明杜注似非

又傳絕不爲親禮也趙子常曰夫人不稱姜氏承上文公  
與夫人姜氏如齊用一事再見之例略之此經之變文也夫  
人罪宜絕但傳以去姜氏發義則非左氏先儒取二傳爲說  
言莊公爲父絕母得禮尊父之義而未盡杜氏謂文姜宜與  
齊絕愈失之矣以後會齊侯如齊師悉書姜氏又何說乎  
又傳築王姬之館于外沈小宛曰注公在諒闇廬齊侯當  
親迎不忍便以禮接于廟按鄭以諒闇爲凶廬預以諒闇爲  
心喪子之於父母從無心喪之文若如預意則不共天之讐

可釋三年不祭之服已除參預嘉禮本自無傷但不忍純以吉禮翻是美莊公之得宜悖亂莫甚焉善乎穀梁之言曰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

又傳爲外禮也 沈小宛曰傳意言於外禮也莊公之爲之非禮也杜預言齊以妾罪於彭生魯不能讐齊此蠻獠殺父以徇償母之智也

四年傳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注不能降屈事齊盡以國與季明季不叛 焦里堂曰後漢書賈逵傳左氏義深君父公羊多任權變注云左傳紀季以鄒人於齊紀侯大去其國賈逵以爲紀季不能兄弟同心以存國乃背兄歸仇書以譏之此言紀侯以與紀季則非兄弟不同心而季固未嘗背兄

杜依傳文用違賈說固賈氏所不及也

六年經冬齊人來歸衛俘 洪北江曰釋例云齊人來歸衛

賈公羊穀梁經傳及左氏傳皆同惟左氏經獨言衛俘考三家經傳有六而五皆言齊此必左氏經之獨誤也按說文保从人保省聲古文保不省然則古字通用寶或保字與俘相似故誤作俘耳 顏師古曰經書齊人來歸衛俘傳言衛寶公羊穀梁經並爲寶杜預注云疑左氏傳經誤按爾雅云俘取也書序曰遂伐三腰俘厥寶玉然則所取於衛之寶而來獻之經傳相會義無乖爽豈必俘卽是人杜氏之說爲不通矣 惠棟云周書顧命陳寶赤刀說文引作保李氏鏡銘明如日月世之保與寶同

又傳放甯跪于秦杜解衛大夫 案左傳甯跪有二一莊六年傳杜云大夫一哀四年傳衛甯跪救范氏杜無注今考世族譜衛甯跪有二一爲甯速之祖卽莊六年之甯跪一列於雜人則哀四年之甯跪也

十年經公敗宋師于乘丘注魯地 惠定宇曰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濟陰乘氏縣故宋乘丘邑也張華博物志亦云古乘丘杜以齊宋次於郕故指爲泰山之乘丘縣但轉戰所及乘勝逐北豈必盡屬魯地杜氏望文爲義非遂實有所據如十一年傳宋侵我公敗之鄆說文以爲宋魯閒地杜則直云魯地矣 洪北江曰地理志濟陰郡乘氏應劭曰春秋敗宋師於乘丘是也 案張華博物志亦云濟陰乘氏侯國古乘丘

杜注以爲泰山郡乘正恐非小顏注地理志亦取杜說誤  
又傳齊師敗績 趙子常曰傳序長勺之戰甚詳經書敗者  
變文也杜氏膠於傳例未陳之說乃曰列成而不得用穿鑿  
甚矣

十一年傳南宮長萬 趙子常曰陳氏曰傳見南宮萬不書  
氏今案傳中如南宮敬叔及東門遂及南郭鉏皆時人因所  
居稱之非其氏又傳言南宮長而注不言長是何義周官州  
長中大夫一人萬反國卽爲卿則此長應是州長杜氏謂萬  
氏南宮陳氏因之非也賈氏以爲未賜族者得之

十二年經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注萬  
及仇牧皆宋卿仇牧稱名不警而遇賊無善事可褒 焦里

堂曰公羊傳云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  
彊禦矣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掇  
仇牧碎其首齒著於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左氏言宋  
萬弑閔公於蒙澤遇仇牧於門批而殺之雖不及公羊傳之  
詳亦未嘗有貶辭而杜預則以稱名之故而謂其無善事可  
殺又譏其不警而遇賊正義云公羊善其不畏彊禦故言此  
以異之劉原父稱仇牧之智則未仇牧之忠則盡矣劉後村  
因謂仇牧荀息殺身而不能執賊皆囿於預之詖辭觀其趨  
而至手劍而叱千古之下英氣猶存其不勝而死卽李豐恨  
力劣不能禽滅也將以不能執賊遂避匿觀望不出乎牧之  
掇而死亦豐之築於刀環也家氏鉉翁曰大夫死君之難乃



曰無善可褒可乎君前臣名自是書法應爾杜氏每以名字爲褒貶曲爲之說其病甚大

又傳遇太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杜注殺督不書宋不以告 顧復初曰案督相宋公兩世爲國正卿共二十八年宋豈有不以告之理其告亦必先于牧自是仲尼削之也督係弑君逆賊得追天討至晚年乃見殺幸矣雖魯史書之聖人當特削以明春秋之義杜氏于督無貶而反以仇牧爲貶不亦誤乎

又傳蕭叔大心 顧亭林曰解叔蕭大夫名按大心當是其名而叔其字亦非蕭大夫也二十三年蕭叔朝公解曰蕭附庸國叔名按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宋戴公生子衍字樂父裔

孫大心平南宮長萬有功封于蕭以爲附庸今徐州蕭縣是也其後楚滅蕭

又傳石祁子杜解衛大夫 程公說春秋分記云世族譜以祁子爲靖伯八世孫據禮記石祁子駘仲子也厚生駘仲駘仲生祁子當是靖伯五世孫非八世孫也

十三年經齊人滅遂 洪北江曰世本遂嬀姓地理志泰山郡蛇丘隧鄉故隧國杜同此京相璠曰遂在蛇丘東北十里水經

注按蛇丘東北無城以擬之東北當作西北杜注承京相之誤也

十八年經三月日有食之 沈小宛曰趙汸引長歷三月係癸未朔按隋歷志劉孝孫推是年食合壬子朔元史歷志大

衍推是歲五月朔交分入食限三月不應食以今歷推之五月壬子朔加時在晝交分入食限蓋誤五爲三

又經有蜮 惠定宇曰服杜皆以爲短狐王伯厚曰沙隨春秋例目云有蜮或考隸古春秋作蜮蜮音特棟案蜮亦作蠚說文云吏冥冥犯法卽生螟吏乞賁則生蠚卽詩之螟螣也唐公昉碑文作蠚蜮與蜮字相似呂覽任地曰大草不生又無螟蜮高誘曰蜮或作螣食心曰螟食葉曰螣兗州人謂蜮爲螣音相近也螟蜮皆害苗者故書於春秋若是短狐不須記也

又傳王饗醴 沈小宛曰饗當作享聘禮賓執圭致命公受玉賓出擯者出請賓奉束帛加璧享庭賓乘皮公受幣聘于

夫人用璋享用琮擯者出請賓告事畢奉束錦以請覲擯者  
入告出辭請禮賓公出迎賓宰夫實解以醴薦脯醢公用束  
帛庭實其享醴之次第獻酬之儀物如此若諸侯朝王其次  
序亦同大行人職上公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裸三享  
卽聘禮之加璧享覲禮所謂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  
有也再裸卽聘禮之醴賓也前乎此者致館致餼後乎此者  
致饗餼致饗食大行人云饗禮九獻食禮九舉鄭注饗設盛  
禮以飲賓也醴賓之時不名爲饗以其但有脯醢無牲牢也  
杜云王覲羣后始則行饗禮此目不見禮經周禮者而欲注  
述一代大典難矣哉

十九年傳夕室 沈小宛曰夕室非地名晏子雜下景公新

成柏寢之臺使師開鼓琴左撫宮右彈商曰夕室公曰何以知之師開對曰東方之聲薄西方之聲揚晏子曰今之夕者周之建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呂覽明理篇常主爲主而未嘗得主之實此之謂大悲是正坐于夕室也注曰夕室以喻悲人也玩呂覽文則死者之所爲夕室

二十一年傳后之顰鑑 沈小宛曰杜云顰帶而以鑑爲飾今西方羌胡猶然按淮南主術訓趙武靈王貝帶鷄鵠而朝高誘注以大貝飾帶史記佞幸傳孝惠時郎中皆貝帶蓋胡服或以貝飾之未必以鏡爲飾也顰鑑自是二物鄭解內則云顰小囊盛幌巾者魏志曹瞞傳操佻易自佩小顰囊盛手巾細物東觀漢記詔賜鄧遵虎頭顰囊一鄭之詰篤矣

二十二年經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惠半農曰陳殺御寇猶  
菑殺意恢皆公子也稱人者眾辭於是陳亂故諸公子或見  
殺或出奔而敬仲奔齊其後遂篡有齊國故齊史記之特詳  
陳史殘闕莫知御寇見殺之由經書公子傳稱太子必有一  
誤舍傳從經可也 史記謂宣公有嬖妾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御寇案經僖十二年陳宣公卒款  
立在位十六年僖二十八年陳侯款卒然以 杜預背經據傳御寇爲宣公太子則不得無疑闕之可也  
曲爲之說妄矣 三傳經文皆同似非經誤 或曰御寇未誓于王故傳稱太  
子經書公子

又傳遇觀之否 沈小宛曰杜云六爻皆有變象劉炫云觀  
之否者爲觀卦之否爻屯之比者爲屯卦之比爻皆不取後  
卦之義惠云筮法有三爻四爻變止占一爻者觀之否卽觀

之六四也否比之卦劉氏之說是也不然左氏所占卦數處當時豈皆一爻變之乎二篇六十四卦其中六爻有不變有升有降有剛柔易位杜未通易理概言之曰六爻皆有變象非也

二十四年經大夫宗婦覲用幣 沈小宛曰杜預云大夫宗婦同贄俱見按禮有內宗外宗鄭云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宗王諸姑姊妹之女謂之外宗外宗又得兼母之黨雜記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鄭云謂姑姊妹舅之女及從母皆是又有同姓大夫之妻夷大記所云外命婦也又有外親之婦亦通謂之外宗服問注云外宗君外親之婦也經言大夫宗婦覲則外內宗之嫁大夫者及同姓大夫之妻覲耳非謂大夫

與宗婦雙雙而至也尋傳文並不言大夫見小君其言男女同贄者直謂婦人而用幣是無別于男子故志其非禮杜旣憤憤疏強欲扶其說又無證據徒以謂小君與君同體義亦當見空疏無術豈能撰禮記正義者此真孔氏手筆矣列女傳嬖孽六亦載此事云婦贄用幣是男女無別也較傳語尤明則杜預之謬灼然矣

二十五年經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沈小宛曰元史歷志大衍推之七月辛未朔交分入食限

又傳非常也 沈小宛曰顧棟高曰正義云以前不應置閏而置閏誤使七月爲六月不當伐鼓用幣故云非常鼓之月此說非也傳謂非常者以六月爲夏之四月正陽之月災異



尤大不比尋常之月日食故須伐鼓用幣以救之所云餘月則否者餘月卽常月也經于文十五年昭十七年皆書六月朔日食而此爲首見故須發例自莊元年至二十四年凡九置閏正合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之數何云置閏失所乎按顧說是也古歷本疏杜與大衍所推亦未必悉合經記其鼓用牲正以儆懼天變傳發明經意見常食不書鼓用牲而此書之義若以爲本非六月不當鼓用牲則當言司歷之過僅如杜解傳文爲不辭矣

又傳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 顧亭林曰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月之朔也此則此其常也而曰非常者何蓋不鼓於朝而鼓於社不用幣而用牲此所以謂之非常禮

也杜氏不得其說而曰以長歷推之是年失閏辛未實七月朔非六月也此則咎在司歷不當責其伐鼓矣又按惟正月之朔以下乃昭十七年季平子之言今載於此或恐有誤

二十八年傳蒲與二屈 洪北江曰地理志河東郡有蒲子

北屈二縣

杜本此

按韋昭漢書注又云蒲今蒲阪按有南北二

屈故云二水經注稱汲郡古文云翟章救鄭次于南屈應劭曰有南故稱北是二屈之證杜注二當爲北誤

又傳使俱曰 沈小宛曰按此二五於言下假設眾人夸美之詞以聳動獻公說士之常技如此杜乃謂獻公不決驪姬復使二五說之則此三字於文爲不辭且上文語氣亦不了杜於訓故名物俱是鈍置

三十年經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沈小宛曰唐志大衍合朔議曰莊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當以盈縮遲速爲定朔殷歷雖合適然耳非正也元歷志今歷推之是歲十月庚午朔加時在晝去交分十四日四千六百九十六入食限失閏也大衍同又傳闕射師諫杜解射師闕廉也 正義曰杜此注與譜並以射師與闕廉爲一人不知何據也服虔云射師若敖子闕班也知射師與班必非一人杜譜以爲闕射師若敖子闕班若敖孫按杜解好爲臆說不从服虔

三十二年經城小穀杜注今濟北穀城縣後爲管仲采邑顧復初曰左氏牽于齊桓城穀而寘管仲之言遂謂此年城

小穀卽此考齊地之穀經傳凡六見皆止稱穀無稱小穀者蓋齊自有穀豈可強以小穀爲穀城耶又謂公感齊桓之德故爲管仲城私邑李氏廉曰齊桓有功于魯在高子來盟之後此時未見有功之迹安得爲管仲城之孫氏復謂宜從穀梁注爲魯邑曲阜縣西北有小穀城杜注殆傳會左傳而誤也

又傳能投蓋于稷門 顧亭林曰當從劉炫之說以蓋爲車蓋正義謂車蓋輕而帆風非可投之物不知投重物易高投輕物而使之高則其人爲有力矣漢書上官桀傳從武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桀奉蓋雖風常屬車兩下蓋輒御事亦類此 洪北江曰服虔云能投千鈞之重過門

之上也

水經注

按杜注以爲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桷反覆門上

殊屬臆說劉炫規之是也又按水經注稷門亦曰雩門門南隔水有雩壇壇高三丈梁氏居葢近此門故於此講肄也

焦里堂曰門者注葢覆也稷門魯南城門走而自投接其屋桷反覆門上水經注泗水篇云沂水北對稷門昔圉之犖有力能投葢於此門服虔曰能投千鈞之重過門之上也杜預謂走接屋之桷反覆門上也依水經注杜注桷字爲桷推杜云走而自投接屋之桷是以投爲躍上以手接攀屋上之桷因而身覆於上葢屋爲門上之屋反覆門上解葢於稷門是不以葢爲物也孔氏六帖游俠篇云韓曾浙西時一年少請弄閣乃投葢而上猿挂鳥跂捷若鬼神此投葢正用杜氏

義猴挂鳥跂所謂反覆門上也與服義殊如杜說投而蓋於稷門於辭不明且自投接楸可爲捷不可爲力

閔元年傳趙夙御戎杜解夙趙衰兄 正義曰史記越世家夙生公孟孟生趙衰晉語云趙衰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杜以夙爲衰兄從晉語也又曰晉語云趙衰趙夙之弟世本夙爲衰祖穿爲夙之曾孫世本轉寫多誤其本未必然也按晉語注云衰公明之少子夙之從弟也杜依外傳不从世本二年經齊人遷陽 正義曰杜世族譜土地名闕不知所在惠定字曰地理志東海郡陽縣注應劭曰春秋齊人遷陽是又城陽國陽都縣注應劭曰齊人遷陽故陽國是一國兩屬未詳孰是

又傳乃縊 沈小宛曰杜預云季子推親親之恩故略其罪  
不書殺按杜預于公穀二家一例刊落獨此襲公羊之謬說  
漢武帝責劉屈氂曰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平  
又責問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也大夫何以  
擅止之檀弓曰殺其人壞其室汚其宮而豬焉然則慶父之  
罪至夷宗季友豈得推恩使從容自謀乎季友于是失刑于  
是忘忠矣春秋不書殺與卒者內大惡諱也有慶父爲元凶  
國之恥也

又傳狂夫沮之 洪北江曰服虔云沮止也方相之士蒙元  
衣朱裳主索室中毆疫號之爲狂夫止此服言君與太子以  
狂夫所止之服衣之

本疏韋昭云狂夫方相氏之士也阻古詛

字杜注殊非

又傳羊舌大夫 正義曰爵爲大夫號曰羊舌大夫不知其如何也此人生羊舌職職叔向祖父譜云羊舌氏晉之公族羊舌其所食邑也或曰羊舌氏姓李名果春秋分記作姓李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敢不受受而埋之後盜羊事發辭連李氏掘羊頭而示之以明己不食誰職其舌舌存得免號曰羊舌是也或曰者不知誰爲此言杜所不從記異聞耳

又傳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顧亭林曰解云蓋用諸侯諒闇之服非也陸氏曰言其儉樸 惠定宇曰用諒闇之服此杜預自造之語俗語杜撰本此棟案服虔曰戴公卒在于此年故杜彌縫其說耳



傳元年傳諸侯救邢注實大夫也而曰諸侯總眾國之辭

惠定宇曰家君曰實大夫也何得稱為諸侯此預之妄也

二年經虞師晉師滅下陽 惠半農曰滅虢者虞也虞不假

道晉焉能越虞而滅虢哉故下陽之滅虞師為主及再假之

道不言滅虞而變文言執

晉人執虞公

所以末滅晉之臯而獨臯

虞

如俗儒之說當書晉侯詭諸滅虢遂滅虞如此則獨臯晉而虞之惡不著矣後世庸史皆饒為之曷為游夏不能贊

一辭也

杜預不知變文言執臯虞之義而猥以晉之修祀歸貢

故不稱名失之甚矣

二年傳冀為不道入自顛軫伐鄆三門

顧亭林曰服虔謂

鄆晉邑也冀伐晉虞助晉人伐冀師故言冀之既病則亦惟

君故將假道故稱前恩以誘之其說為長

四年經及江人黃人伐陳 沈小宛曰高氏曰此書及者非魯及之也蒙上齊人執轅濤塗乃齊及之耳按杜預乃因穀梁內師之說然預何以知齊之不行也

又傳五侯九伯 沈小宛曰詩旄正正義漢張逸受春秋異

讀鄭云五侯侯爲州牧也九伯伯爲州伯也一州一牧二伯

佐之太公爲王官之伯二人共分陝而治按太公卒後周公主陝以東召公主

陝以西自陝以東當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九伯則九

人若征五等諸侯九州之伯服虔杜預皆如此解是天子何異何夾輔

之有也鄭說如此周禮八命作牧曲禮下云九州之長入天

子之國曰牧於外曰侯是牧本侯爵侯旣爲牧其佐自然伯

矣按孔穎達本不知鄭學此文雖引鄭說乃有心排抑文理

不分明故復錄之貪常嗜瑣之徒尋杜預解甚易關記宜其以鄭爲繁碎不近俗人之情也

又傳南至于穆陵 沈小宛曰元和志穆陵山在沂州沂水縣北百九十里此言征五侯九伯所至不應近在封域黃州麻城縣有穆陵關在州北二百里在縣西北一百里一統志木陵山在黃州府麻城縣西北九十里山上有穆陵關木唐書作穆鄂岳觀察使李道古討蔡州吳元濟引兵出穆陵關是也太公所履當在此復西南則陝右所主猶唐以襄漢爲山南道矣于欽齊乘以益都臨朐縣東南一百里大峴山爲穆陵關顧棟高襲其說是讀經傳而不明其文句者也

又傳攘公之羶 沈小宛曰釋畜夏羊牡曰羶列子天瑞篇

老羴之爲羴也張湛注羴牡羊也玩繇意言專聽生奸其變  
乃至攘主人之羊杜謂變乃攘公之美不辭甚矣爾雅疏引  
歸藏齊母經曰瞿有觚宵梁爲酒尊于兩壺兩羴飲之三日  
然後蘇士有澤我取其魚古今書從無以羴爲美者

五年經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四年傳十二月戊申縊于新  
城杜注書春從告顧復初曰案經書春不書月數蓋春二  
月也晉用夏正晉之十二月爲周之春二月晉以十二月告  
魯史自用周正改書春耳杜謂以晉人赴告之日書之非也  
又經杞伯姬來朝其子沈小宛曰杜預云時子年在十歲  
左右按曲禮問國君之子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春官  
典命職適子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度必堪其事年在冠婚

而後可也未有十歲幼童得行朝義預之此言不知何據

又經晉人執虞公 沈小宛曰杜云晉侯脩虞之祀而歸其  
職貢于王故不以滅同姓爲譏按春秋之義有見于彼而略  
于此者于彼見一義于此又見一義滅同姓惡之甚者也于  
衛侯燬滅邢見之則其例可以類推此言晉人執虞公則虞  
公之國亡身虜有以自取又別起一義非以晉之罪爲可恕  
也劫賊殺人取財而分貨于上罪亦可免乎

又傳辛亥朔日南至 沈小宛曰隋志春秋緯命歷序魯僖  
五年壬子朔旦冬至

又傳輔車相依 沈小宛曰小雅正月其車旣載乃棄爾輔  
正義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于輻以防輔車也韓

非十過篇宮之奇諫曰虞之有虢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義同小雅杜解迂繆

又傳天策焯焯注天策傳說星時近日星微焯焯無光耀也  
焦里堂曰晉語載此童謠韋昭注云天策尾上一星名曰  
天策一名傳說焯焯近日月之貌也杜本此此時日月會于  
尾尾星伏不見則尾上之星亦伏不見故天策星以近日之  
故不見星而但見日光之明說文焯明也九歌東君篇暎將  
出兮東方王逸注云謂日始出東方其容暎暎而盛也熒熒  
卽暎暎謂日光出于天策星之間而盛非謂天策星近日而  
微焯焯屬日不屬星杜以爲無光耀非是星無光耀而日出  
則焯焯天策焯焯言天策所在之處日光焯焯也

六年傳許男面縛 洪北江曰廣雅側偁也漢書賈誼傳側  
蟻獮以隱處兮王逸應劭注竝云側背也項籍傳馬童面之  
張宴曰背之也師古亦云面謂背之不面向也側面古字同  
按杜注云但見其面可爲臆說

七年經鄭殺其大夫申侯杜注申侯專利而不厭故稱名  
晏案穀梁傳云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吳草廬謂信讒而  
頗於刑故春秋不罪申侯而責鄭伯殺大夫之罪杜氏拘於  
書名之例謂罪申侯非也

又傳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杜解三族鄭大夫  
案僖二十八年傳使子人九行成於晉正義曰桓十四年鄭  
伯使其弟語來盟傳子人來盟杜注子人卽弟語也其後爲

子人氏子人九必是語之後杜譜以九爲雜人謬矣

八年經用致夫人 沈小宛曰鄭玉曰夫人無姓氏遂至紛

紜左氏以爲哀姜公羊以爲齊媵穀梁以爲立妾之辭而劉  
向以爲成風又有以爲文姜則權子之說也以今考之若以  
爲齊媵則僖公賢君必不以妾爲夫人桓公伯主必不脅人  
以妾爲妻若謂成風則僖公豈有爲父立妻之理成風旣非  
始嫁又非祔主安可致于廟若謂文姜則事隔莊公一世何  
緣至此方祔惟以爲哀姜則庶幾近之欽韓按左氏固信而  
有微然以此爲哀姜竊有未安何者僖公本非哀姜所生犯  
淫昏之罪被殊死之刑不以令終豈堪入廟且殺之者齊桓  
公也桓公行伯實爲義舉豈可齊殺之魯夫人之配食先君



齊桓之心必不慊僖公亦斷不爲若使僖公忘國危之恥而媚已死之鬼則請葬時固已竝行必不待八年之久方憐其

餒魂無主也然則夫人者洵成風也妾媵無助祭之事

孫復春秋

發微曰僖公妾母嫁非廟見不得與祭

尊成風爲將來祔食之地乃致成風爲

此日入廟之典故春秋以其非常而書之或謂舅歿姑老當傳家事于長婦雖正適夫人既有嗣君則宗廟之祭君與其嫡爲之而母不與成風胡爲而致于廟也曰喪禮所謂主人者嗣子也其主婦則死者之妻也執喪推母爲主婦則祭祀亦推母爲主婦矣喪服曰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何也宗子之妻以有姑在不與祭故族人無服賈公彥曰宗子母七十已上則宗子妻得與祭此亦準酌人情逾七十之

年篤老不復堪奉籩豆耳是成風之助祭無疑也若公羊云  
僖公本娶楚女爲夫人乃無稽之言哀二十四年宗人鬯夏  
曰周公武公娶於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皆擇明  
德舊族其秩次班班可考魯與楚素非異姓華夷之辨見于  
魯頌必不共奉宗廟又齊與楚風馬牛不相及楚卽嫁女于  
魯齊肯以姑姊妹爲媵哉此極易曉俗儒好異不自見其曉  
耳權臯之言又無足辨也漢武帝崩後衛皇后以罪誅不得  
配食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  
食戾太子好穀梁其說已行漢人制度每  
舉經術故事不似後來君臣動輒臆造也

又傳則弗致也 沈小宛曰傳意言哀姜四事俱無一朝入  
廟爲非禮杜惟言哀姜不薨于寢故不得致顯與傳違僖公  
請葬棺自外來豈得反殯于廟若先已祔姑今此又奚爲而

致之杜之不通何所置喙

十年經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傳九年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杜注弑卓在前年而以今春書者從赴也顧復初曰晉之十一月爲周之春正月是夏正周正恆差兩月之明驗傳從晉史而經自用魯之簡牘耳正義從杜謂晉赴以今年弑者非也杜注獻公旣葬卓以免喪故稱君也荀息稱名者焦里堂曰雖欲復言本無遠謀從君於昏晉假途伐虢全用荀息之謀息非遠謀者也左氏稱公命息傳奚齊息言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三怨雖作不食其言引白圭之詩以美之無譏辭也杜以爲從君於昏令千古忠臣義士扼腕不申矣正義云息稱名者不知奚齊卓子之不可立

又不能誅里克以存君是其雖欲復言本無遠謀也夫經書卓爲其君則不以其不可立而不以爲君也旣正其名爲君則弑之者爲賊而死之者爲忠矣荀息之不能殺里克猶毋正儉之不能殺司馬師也習鑿齒引死者反生生者不媿兩語以美毋正儉蓋儉之受顧命亦息之受君命也習氏引荀息以美儉則預譏荀息以例儉可知

又經晉殺其大夫里克杜注奚齊先君所命卓子又以在國嗣位未爲無道而里克累弑二君故稱名以罪之刪顧復初曰杜此解尤謬倘若君無道弑君之賊將稱字以褒之乎

十一年經晉殺其大夫平鄭父杜注以私怨謀亂國故書名晏案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家則堂詳說曰始謀納

文公者里克平鄭也里克死平鄭豈能獨存夷吾殺之爲其私耳克猶有罪平鄭之殺是謂濫刑夷吾專殺之罪大矣且稱國以殺不與其殺也杜氏拘于書名之例失之

又傳賜晉侯命 沈小宛曰周語襄王賜晉文公命晉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韋昭云端委士服也諸侯之子未受爵命服士服也王制諸侯世子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按未賜爵卽謂未賜命者也小雅箋云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使卿士將六軍而出正義云若已爵命則當服諸侯之赤黻不得服士服世子雖服士服待之同于正君白虎通世子之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尊也蓋周之初天子統御諸侯畏

威外諸侯雖得世國猶須王命方敢用其車服公羊傳云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春秋時諸侯不待天子之命天子亦或賜或不賜不以此爲重輕也杜云所賜者命圭舛矣又傳情于受瑞 沈小宛曰聘禮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升西楹西致命公當楣再拜是鄰國之臣致其君之命再拜方受于天子之使致命則降階再拜稽首可知也晉語說惠公受瑞事云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則其情而不其爲甚也瑞是玉之通稱典瑞職注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故珍圭以至琬圭鄭通解爲瑞節不獨命圭稱瑞也杜預韋昭等皆近見尙書五瑞之文見此傳有受瑞遂誤認爲命圭周語襄王賜晉惠公命韋昭云命瑞命也諸侯

卽位天子賜之命圭以爲瑞節也下賜晉文公命又云命命服也同是賜命而所解異辭緣敘惠公事但言受玉敘文公事但云受冕服要諸致玉時并有冕服致冕服時亦先有玉但所指各異舉一見二自可會意而韋氏猶滯于彼何怪乎杜預之淺學也

十二年經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沈小宛曰元志姜岌云三月朔交不應食其五月庚午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同今歷推之是歲五月庚午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一百九十二入食限蓋五誤爲三

又傳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 正義曰管氏出自周穆王成十一年傳有齊管于奚譜以爲雜人則非管仲之子孫也哀

十六年傳稱楚白公殺齊管修杜云管修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是管仲之後於齊沒不復見也

十五年經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傳九月壬戌戰于韓原杜注經書十一月從赴顧復初曰案傳之壬戌卽經之壬戌九月十一月乃夏周正之異名爾杜謂從赴且以傳之壬戌爲九月十三日經之壬戌爲十一月十四日恐相亂故顯言之尤非也豈有九月戰而以十一月敗者乎

又傳不書朔與日沈小宛曰長歷五月壬子朔小隋志劉孝標推合癸未朔元志大衍推四月癸丑朔去交分入食限差一閏今歷推之是歲四月癸丑朔去交分一日一千三百



一十六入食限

又傳秦穆姬屬賈君焉 沈小宛曰杜云獻公次妃按傳云娶于賈無子則明其始適夫人杜預何從知爲次妃蓋誤認寵驪姬爲夫人遂謂獻公先無正室 洪北江曰按杜注賈君晉獻公次妃旣無明文惟左傳云獻公娶于賈則賈乃正妃獻公卽位二十六年而卒若係正妃則惠公卽位年齒已高無由更爲所烝唐固說賈君爲申生之妃情事較合故申生有夷吾無禮之言惠棟左傳補注所見亦同

又傳盡納羣公子 沈小宛曰杜云武獻之族按獻公之子九人申生之難皆被逐者晉語驪姬又譖二公子盡逐羣公子乃立奚齊焉與武公無涉

又傳卜徒父筮之吉涉河 顧復初曰案涉河兩字當黏上  
吉字讀是卜徒父口中語非敘事也言當渡河取晉地耳猶  
襄二十八年慶封傳曰克見血左氏峭句文法往往如是其  
實秦未嘗涉河也若說是秦伯之軍涉河則秦在河西晉在  
河東疆界甚明韓爲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旣涉河而東矣  
安得復有韓地乎杜解尤錯

又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杜注秦伯之軍涉河則晉  
侯車敗也秦伯不解謂敗在己故詰之 顧亭林曰解秦伯  
之車涉河則晉侯車敗非也秦師及韓晉尙未出何得言晉  
侯車敗當是秦伯之車敗故穆公以爲不祥而詰之耳涉河  
侯車敗五字乃事實非卜人之言也如石門之盟鄭伯之車

償于濟春秋時固常有是事今特泥下文不敗何待之語謂是晉車敗不知古人用字自不相蒙況下文又曰復諫違卜固敗是求豈亦是車敗乎 三敗及韓當依疏引劉炫之說是秦伯之車三敗 顧復初曰案侯車當作候車謂探候之車如後世哨騎相似蓋秦伯之偏師耳卜徒父筮之而偏師先敗秦伯以其言不驗故詰之對曰此敗乃大吉也三敗之後必獲晉君一時問答神氣是如此乃字方有來歷若說晉侯車敗秦伯得勝無緣要詰乃字亦轉不去矣杜又牽強說秦伯不解疑敗在己故詰則秦伯不應瞋瞋至此軍中消息勝負瞭然何至錯認劉氏炫亦說是秦伯車敗謂侯者五等總名國君大號不應專屬之晉又云韓戰之前秦晉未有交

兵何得言晉侯車有三敗孔氏又駁正之曰秦是伯爵晉實是侯爵故知是晉侯車敗尤迂滯可笑若是則秦是伯爵應稱伯車楚是子爵應稱子車乎不謂晉侯車三敗是車有敗壞非兵敗尤牽強車敗不過如鄭伯之車僨于濟一乘兩乘之類耳若說未交兵兩軍相去尙遠晉車偶然顛躓秦何緣知卽知亦何必著急而問查正字通侯與候古人本通用尙書禹貢五百里侯服孔氏曰侯候也斥候而服事射義射之有侯所以候中否明工拙也王制疏引元命包云侯者候也侯王順逆故謂之諸侯如此則侯字不煩改讀已當作候字解孔氏疏尙書禮記已有的訓何獨於此處不引作證反多此牽強之說乎

又傳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正義曰如杜意則謂晉侯之乘車三度敗壞而去三去之後而獲晉君也 顧復初曰案此解更謬去當作平聲讀與驅通驅與狐俱入七虞韻凡古辭無有不叶韻者詩小雅鳥鼠攸去君子攸芋去亦作平聲讀也此三去如易王用三驅相似凡田獵之禮皆用三驅此言秦車三敗之後三次整兵前進必獲晉君也解作敗壞而去拙滯可笑

又傳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杜解韓簡晉大夫韓萬之孫宣十二年傳韓厥爲司馬杜解韓萬元孫正義曰韓世家云韓武後三世有韓厥世本云桓叔生子萬萬生求伯求伯生子與子與生獻子厥史記所云武子蓋韓萬也如彼二文

厥是萬之曾孫而服虔杜預皆言厥韓萬元孫不知何所據也史記索隱引世本云萬生昧伯昧伯生定伯簡簡生與與生厥程公說春秋分記云系本萬生求伯求伯生定伯簡世族譜謂萬之孫定伯與系本及服虔之說同獨闕求伯一世又傳步揚御戎杜解步揚卻犇之父成二年傳卻至杜解卻克族子正義曰世本卻豹生冀芮芮生缺缺生克又云豹生義義生步揚步揚生蒲城鵠居居生至如世本克是豹之曾孫至是豹之元孫於克爲二從兄弟子程公說春秋分記云豹字叔處生三子曰稱曰冀芮曰義芮生缺缺生克克生錡又芮從子曰步揚曰步招招無後揚生二子曰犇曰蒲城鵠居犇生三子曰至曰溱曰毅世族譜闕豹及鵠居二人

又傳曰上天降災至裁之 沈小宛曰疏云此下至惟君裁之左傳本無此後人妄增加耳按釋文亦言古本無此四十七字然列女傳敘穆姬從傳文有此節孔陸之本偶有褫奪耳

又傳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旣而喪歸焉用之杜注若將晉侯入則夫人或自殺 顧復初曰案兩歸字俱當貼晉侯身上說入謂入廟獻俘卽下文云殺之也秦伯云獲晉侯當好好送歸若殺之將以喪歸焉用此左傳厚爲之禮而歸之史記越世家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歸字多如此用法且下文有必歸晉侯可證文義本易解若如杜說則喪歸當屬夫人夫穆公在外夫人在宮中卽自殺亦不得云

喪歸歸字無著落矣或疑秦伯未必如此長厚予謂此非長厚乃勢有所不得殺也晉實强大殺之則晉之臣子致死於我秦烏得不畏觀下文言其後必大姑樹德以待能者秦穆之心事可知矣殺晉侯直一匹夫而有莫大之仇歸晉侯則外施不殺之恩而陰有得地之實秦早籌之熟矣故以厚歸之言實出本心并不待夫人之登臺履薪也

十七年傳雍巫 沈小宛曰杜云卽易牙按史記集解賈逵亦以易牙爲雍巫字索隱曰未知何據按管子有棠巫恐與雍巫是一人按管子小稱篇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又呂覽知接篇桓公曰常之巫審于死生能去苛病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斃易牙豎刁



常之巫相與作亂如二書所言堂巫常之巫與此雍巫決是一人又有從中出之事其有寵于衛共姬信矣非易牙亦明矣

二十一年經執宋公以伐宋 沈小宛曰杜云爲諸侯所疾故總見眾國共執之文按宋襄雖無德中夏之上公也楚雖強大荆山之蠻夷也若云楚執之則爲禮樂之邦羞俾強梁之志逞聖人扶陽抑陰不與楚子之執宋公故不言楚此公羊之義所宜擇善而從杜于大義全然憤憤

二十二年傳大司馬固諫曰 惠定宇曰顧炎武曰大司馬卽司馬子魚也因諫堅辭以諫也杜以固爲名謂莊公之孫公孫固者非朱鶴林案史記宋世家則前後俱子魚之言棟

案晉語云公子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韋昭曰固宋莊公之孫大司馬固也公子過宋適當襄公之時韋杜皆據世本而言稱大司馬所以別下司馬也顧氏不見世本而曲爲之記失之史記疏略不足取證 沈小宛曰顧炎武曰大司馬卽司馬子魚也固諫堅詞以諫按子魚爲左師不爲大司馬下司馬曰杜解子魚非也卽公孫固晉語公子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知大司馬司馬一也非子魚可知杜與顧俱失之

二十三年傳策名委贄 惠定宇曰服虔曰古者始仕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後爲臣示必死節也棟案服讀質爲贄晉語曰臣委質于翟之鼓韋昭曰質贄也士贄以

雉委質而退尙書稱二生一死贊故云委死之質服說頗勝  
於杜當从之 沈小宛曰傳選曰質古贊字管子令諸侯之  
子將委質者皆以雙虎之皮晉語臣委質于翟之鼓韋昭注  
質贊也士贊以雉是凡言委質皆委贊也按春秋交質之字  
竝同致置之音士相見禮凡敵者再拜送贊卑者奠贊再拜  
不親授若始見于君執摯至下容彌蹙所謂委質者委之于  
庭不敢送于君前也聘禮賓覲北面奠幣再拜稽首介入門  
右東上奠幣皆是奠諸地杜以質爲形體委爲屈膝于典制  
毫無所知鄙倍甚矣

又傳不然則否 沈小宛曰按此謂未同盟之人本不審其  
名故不赴名不書也若已同盟雖不赴名策書固已悉之書

其名無不審之患攷經中則有未同盟而書名已同盟而不  
書名者杜解此句謂同盟而不以名告橫生枝節其謬顯然  
又傳出于五鹿 沈小宛曰按元城之五鹿當是沙鹿地訛  
爲五鹿司馬彪志云五鹿墟故沙鹿水經注于元城縣但引  
漢元后事證沙鹿崩而于衛縣下云浮水故瀆東逕五鹿之  
野晉文公受塊于野人卽此處又引京相璠云今衛縣西北  
三十里有五鹿城以別元城之沙鹿非此五鹿意甚明白顧  
棟高反主在元城者非也方輿紀要五鹿城在大名府開州  
南三十里

又傳浴薄而觀之 沈小宛曰姚寬西溪叢語云聞晉公子  
駢脅欲觀絕句其係浴絕句按晉語云設微薄而觀之傳意

不作薄近之義月令曲植蓬筐注曲薄也方言薄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苗自關而西謂之薄漢書賈誼傳帷薄不修皆此薄字淮南人間訓高誘注曰曹其公聞重耳駢脅使袒而捕魚呂覽上德篇同設薄以觀之此則垂簾薄以微窺與闚然薄觀者較近人情淮南注與晉語足相證明釋文亦云國語云薄簾也杜與韋昭同解爲迫近非也

又傳奉匱沃盥旣而揮之杜注揮湔也正義曰懷嬴奉匱盛水爲公子澆水洗手旣而以溼手揮之使水湔汚其衣顧復初曰案揮字只當作揮使遠去之揮懷嬴是故懷公之妻重耳初時未知奉匱沃盥猶言侍執巾櫛旣而知其爲姪婦揮令遠去欲以避嫌故下文懷嬴怒曰卑我也玩旣而二字

是中閒略停少頃與上沃盥是兩事杜注卽黏定上說解作揮水之揮謂以溼手揮之使水湔汚其衣似公子此時已帶調戲之意正與當日情事相反 洪北江曰說文盥澡手也春秋傳曰奉匭沃盥鄭玄儀禮注匭沃盥器也杜本按晉語韋昭注揮灑也何承天亦云振去爲揮蓋懷羸不欲故以手揮灑此水杜注湔也義轉迂曲

又傳公降一級而辭焉 沈小宛曰公食大夫禮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興也注賓猶降成其再拜稽首聘禮賓降辭幣公降一等辭栗階升聽命降拜公辭升再拜稽首受幣是禮賓主非敵賓必降拜公必降辭也辭者辭其降拜非辭其稽首杜發言無不謬也

二十四年經天王出居于鄭 沈小宛曰公羊言不孝杜預  
反之故謂其蔽于匹夫之孝自絕于周然傳歷著富辰之諫  
見其喜怒無常動作失度女禍作于內寇戎興于外職其自  
取書曰出居見萬乘之主失據非常自貽伊戚非謂蔽于匹  
夫之孝也先后如何之語乃其飾詞耳當時襄王力能殺帶  
平

又經晉侯夷吾卒傳僖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杜注晉文  
定位而後告惠公之喪 顧復初曰案二十四年當係二十  
三年之誤晉之九月爲周之冬十一月傳因赴告從晉夏正  
而經自用周正耳經傳所載時日本合杜氏不解秋冬爲夏  
正周正之別又承四字之譌而不改遂謂文公定位而後告

惠公之喪世豈有不告己之卽位而先告先君之喪之理乎  
又傳臣負羈紲 洪北江曰說文羈馬絡頭也从𠂔从𠂔二  
馬絆也羈或从革紲系也春秋傳臣負羈紲應劭漢官儀亦  
云馬曰𠂔服虔云一云犬韁曰紲古者行則有犬少儀曰犬  
則執紲按此則紲爲犬韁之證韋昭國語注從者爲羈紲之  
僕亦云犬曰紲是矣杜注必改曰馬韁非是

又傳師退軍于郇 惠定宇曰服虔曰郇國在解縣東郇瑕  
氏之墟也酈玄案竹書紀年云晉惠公十有五年秦穆率師  
送公子重耳圍令狐桑泉曰衰皆降焉晉師狐毛與先軫禦  
秦至于廬柳秦穆公使公子繫來師言退舍次于郇盟于軍  
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桑泉曰衰竝在解東南不言解明不



至解可知春秋之文與竹書不殊今解故城東二十四里有故城在猗氏故城西北鄉俗名之爲郇考服虔之說又與俗符賢於杜氏單文孤證矣說文云郇讀若泓 洪北江曰說文郇周武王子所封國在晉地从邑旬聲讀若泓按索隱云周文王子又云郇音荀又音環疑有誤服虔云郇國在解國縣東郇瑕氏之墟也水經注按蒲州圖經郇城在猗氏縣西南正漢解縣之東杜注云在西北非也 沈小宛曰杜謂解縣西北服云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墟也水經注涑水又西逕郇城京相璠土地名曰桑泉曰襄並在解東南不言解明不至解今解故城東北二十四里有故城在猗氏故城西北鄉俗名之爲郇城服虔之說賢于杜氏矣方輿紀要郇城在

蒲州臨晉縣東北十五里

又傳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 洪北江曰郡國志左馮翊臨

晉有王城 杜同此 按今本杜注脫去惟史記索隱引左傳有之

又傳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 洪北江曰鄭重賈逵皆以二

叔爲管叔蔡叔傷其不和睦而流言作亂故封建親戚鄭玄

詩箋亦然 本賈逵云二叔管蔡疏詩毛傳弔傷也鄭箋咸同

也按二叔馬融以爲夏殷叔世杜注蓋用馬說今攷晉書秦

秀傳周公弔二季之陵遲秀與杜預同時蓋亦主馬說然究

以鄭賈義爲長

又傳毛聃 沈小宛曰王鳴盛曰毛不詳惟路史云毛伯國

上邽籍水旁有毛泉上邽今甘肅鞏昌府秦州地 一統志上邽故城在

秦州西南六十里毛泉見水經注並不言卽毛伯國路史或別有據按水經注籍水又東得毛泉谷水又東逕上邽城南苟可以仿佛古封則酈氏先言之矣羅泌妄人不足據也羅泌又云京兆今有聘亭按史記索隱云冉或作那卽那處今荆門州之那口城也

又僂王遂出及坎飲洪北江曰京相璠曰鞏東地名坎飲

在泃水東服虔以爲鞏東邑名也水經注郡國志作坎埒注引

左傳同按水經注稱晉書地道記晉太康地志云坎埒聚在

鞏西按杜注云在縣東蓋承京服之舊實則聚在縣西南也

二十五年經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顧

亭林曰衛文公已葬成公稱子者未踰年也春秋之例踰年

卽位然後稱公文十八年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冬十月子  
卒是稱爵稱子繫乎踰年未踰年而不在乎葬與未葬也解  
誤 沈小宛曰孫覺曰衛侯稱子者衛文公卒未踰年也惠  
云杜預旣葬除喪之邪說于此而窮故作遁辭按杜預以傳  
有脩衛文公之好故云述父之志夫述父之志美事也何以  
返稱子則云降名書子以善之是美之中反有貶爵之文春  
秋杞滕之降爵爲子皆有善可稱者也其支吾閃爍不過欲  
自文其短喪之說耳按白虎通曰父沒稱子某者何屈於尸  
柩也旣葬稱子者卽尊之漸也踰年稱公者緣民臣之心不  
可一日無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踰年卽位  
所以繫民臣之心也三年然後受爵者緣孝子之心未忍安

吉也以上公羊之說按曲禮疏左傳之義諸侯薨而嗣子卽位凡有三時一是始喪卽適子之位二是踰年正月卽一國正君臣之位三是除喪而見于天子天子命之嗣列爲諸侯之位是三傳諸家說無旣葬除喪之事也

二十七年經楚人圍宋 沈小宛曰杜云書人者恥不得志以微者告按稱人者猶賤之也傳明云楚子杜預旣謂楚主兵赴告之體可稱其君微者歟孫復曰陳侯蔡侯鄭伯許男不同貶者四國之君雜然從夷圍中國其貶自見也

二十八年經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杜注內殺大夫皆書刺言用周禮三刺之法示不枉濫也 顧復初曰案此刺字直訓殺字爾雅釋詁刺殺也說文刺直傷也與周禮三刺之

義不同周禮司刺之刺蓋取審察之義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皆謂審問之而已漢武帝置刺史奉詔察州亦取刺察事情之義不訓殺也彙纂云白鄭康成誤釋周禮之刺爲殺于是杜氏預以下皆引三刺之義以釋此經胡氏傳亦用之不知公子買正是無罪而枉殺公實畏晉又畏楚殺一子叢以首鼠兩大國之間其事甚曖昧豈得昭然用三刺之法令臣吏萬民皆言合殺乃始殺之乎惟公羊傳云內諱殺大夫謂之刺家氏鉉翁曰殺無罪大夫春秋所深惡故不書殺而書刺蓋知其無罪而殺之幽闇之中其義爲得之矣

又經楚師敗績 沈小宛曰杜預云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

楚人恥敗告文略也按子玉卽楚師陳蔡以偏卒屬楚故總言楚耳楚能恥敗晉獨不能夸勝乎歷觀其解經如小兒弄脣古無不可嗤笑者

又傳且曰獻狀 沈小宛曰惠云先責其用人之過然後誅其觀狀之罪還而伐鄆按謂曹觀公駢脅之狀也獻狀者責其故猶今言供罪杜連上意非也

又傳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洪北江曰廣雅躍踊皆跳也按杜注百猶勵也無此義訓今攷百迫古字通廣雅迫急也蓋皆言其急遽無序耳又應劭風俗通涉始於足足率長十寸十寸則尺躍三尺法天地人再躍則涉三百或當作三尺古人跳躍之法如此耳

又傳晉侯在外十九年矣 洪北江曰按史記晉世家重耳  
出亡時年四十三凡十九歲而得入年六十二而杜注則本  
晉語言晉侯生十七年而亡十九年而反凡三十六年至此  
四十矣今攷夷吾爲重耳之弟夷吾之子圉以僖十七年出  
質于秦秦卽妻之至小亦當年十五六自僖十七年至二十  
八年又及十二年則懷公此時若在亦當年近三十安得重  
耳爲其伯父年止四十也明重耳之年當以晉世家爲實晉  
語及杜並非也況昭二十三年叔向言文公生十七年有士五  
人是文公生十七年卽能得士非卽以是年出亡也杜又確  
指戰城濮之年謂文公年正四十可云鑿而妄

又傳顓以閒執讒慝之口

洪北江曰服虔云子玉非敢求



有大功但欲執爲賈讓愿之口謂子玉過三百乘不能入上同  
按釋文引韓詩執服也此閒執義亦同杜注非也

又傳吾且柔之矣注腦所以柔物 焦里堂曰素問五藏別  
論腦髓骨脈膽女子胞此六者地氣之所生也皆藏於陰而  
象於地解精微論腦者陰也陰柔故子犯言吾且柔之彼來  
監我用齒齒剛也我以腦承之是有以柔其剛故云柔之寓  
柔遠人之義也杜云腦所以柔物未知何謂

又傳瓊弁玉纓 沈小宛曰王制疏引服虔云瓊弁玉纓馬  
飾也獨斷云金鏤者馬冠也高廣各四寸如玉華形在馬髦  
前繁纓在馬膺前如索帟按文選西京賦敘車馬事云天子  
乃駕彫軫六駿駁戴翠冒倚金較璿弁玉纓邁光燿煥辭綜

注弁馬冠也。又髦以璿玉作之，纓馬鞅也。以玉飾之，則璿弁卽金鑲在髦前。故云。又髦續志注：徐廣曰，金爲馬。又髦別本誤又爲宋書禮志：金爲義髦，插以翟尾，蓋或以金或以玉，其飾不一也。漢人解此傳，不以爲皮弁，創自杜預耳。

又傳且使王狩。沈小宛曰：杜預云，自嫌強大不敢朝周喻王出狩，按晉侯召王之意，以爲朝于京師，不過述職之常，不足以聳動諸侯。故欲假王靈以儆方岳，且省王芻秣之費耳。豈謂强大自嫌如王敦桓溫引兵入朝，都下震駭之比乎？果令晉侯有避嫌之心，王有畏偏之勢，則仲尼不僅謂臣召君不可以訓也。杜預解經，苟非市僧鬼黠之談，則亂世塵雜之心，貽誤後學多矣。古者延飲賓，皆曰召。漢書司馬相如傳：卓

王孫曰臨邛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賈誼傳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呂覽分職篇令召客者酒酣注召請也鄉飲酒禮主人速賓注速召也淺學之徒但知君命召之召耳

二十九年經盟于翟泉杜解翟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昭二十三年經天王居于狄泉杜解同又云時在城外正義曰若在城內宜云王居成周知此時在城外也今主城內者土地名云或曰定元年城成周乃繞之入城內也續漢書郡國志雒陽周時號成周有狄泉在城中帝王世紀云狄泉亦殷之墓地在成周東北

三十年經衛殺其大夫元咺杜注咺見殺稱名者訟君求直又先歸立公子瑕故罪之 晏案吳草廬曰衛侯未入國而

殺元咺實衛侯使人殺之也元咺以臣訟君其不臣之罪所當誅也今以國殺爲文而無討罪之辭衛侯未嘗正名其罪而陰使人殺之誅之不以其罪也杜注謂書名罪咺失之

又傳許君焦瑕杜注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江慎脩曰彙纂地理志陝縣有故焦城今在陝州南二里文十三年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蓋與桃林相近之地今按焦又見宣二年焦爲姬姓國晉滅之見襄二十九年又按杜以焦瑕爲河外五城之二非也惠公賂秦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旣而弗與在河外者焦固其一然內及解梁城則亦有河北之邑水經注河東解縣西南五里有故瑕城晉大夫詹嘉之故邑則瑕在今之解州非河外也此文於

河外邑舉焦內及解梁者舉瑕以該所許之邑耳瑕在解與河南之桃林塞亦相近故詹嘉處瑕亦可守桃林之塞又成六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曰必居郇瑕氏之地郇與瑕皆在解杜併爲一地亦非又瑕呂飴甥亦曰陰飴甥蓋飴甥嘗食采於瑕兼食於呂呂卽陰故曰瑕呂飴甥杜以瑕呂爲姓亦非是皆不考解有瑕城而失之者也河外無瑕顧炎武求之不得謂瑕有平音以漢弘農郡之湖縣爲瑕謬矣

又傳饗有昌歠洪北江曰服虔云昌歠昌本之濫周禮疏韓

非子難篇文王嗜昌蒲菹杜本按說文歠字注云歠歠也从

欠龍聲玉篇歠子台才六二切鳴歠也亦作蹴又俎敢切菹蒲菹也蓋本作歠傳寫譌作歠耳故釋文亦作在感反正義

云昌蒲草無此別名殊未深考今承寫已久姑仍之 沈小  
宛曰顧炎武曰歎字誤玉篇作歎但敢切菖蒲菹也按釋文  
作歎疏亦疑之引說文云歎盛氣怒也此昌歎之音相傳爲  
在感反不知其所由按玉篇歎字台才六二切鳴歎也又但  
敢切菖蒲菹也則歎爲菖蒲菹亦非正文鳴蹴之字乃是歎  
耳

三十三年經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沈小宛曰杜預曰  
晉侯諱背喪用兵故通以賤者告惠云君帥師而以賤者告  
無是理也按當從貶稱人之例但公穀之說未善耳高氏曰  
秦興兵加中國直書敗秦所以惡秦然晉背殽與師結怨召  
寇故貶稱人

又經敗狄于箕 沈小宛曰一統志箕城在太原府大谷縣東二十里實宇記在遼州榆社縣南三十里杜預云卻缺稱人者未爲卿劉炫曰按傳晉侯親師先軫死敵則將帥非卻缺也稱人者晉諱以微人告按稱人不因卻缺劉規之是也然敗狄何所用其諱春秋亦不必用其貶自是史文略之又傳晉于是始墨 沈小宛曰杜預云後遂常以爲俗顧炎武曰喪事有進無退已墨則不復反後遂以墨爲常則失禮甚矣按晉于是始墨者謂自後喪葬遇有兵戎盟會之事遂按此以墨衰從事非謂居常不用衰麻也閔子要經而服事故曰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晉雖行禮尙不至如杜預所云也顧說失之

又傳凡君薨卒哭而耐耐而作主特祀于主杜注既葬反虞則免喪故云卒哭言凡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通於卿大夫正義曰大夫士自初死至於卒哭晝夜哭無時謂之卒哭者卒此無時之哭惟朝夕哭耳天子諸侯則于此除喪全不復哭也又曰諸侯七虞每虞間一日是卒哭在葬後十四日同在一月之內故杜每曰既葬卒哭衰麻除此言虞則免喪者謂七虞皆畢乃免喪免喪後日爲卒哭也 沈小宛曰士喪禮下篇卒哭明日以其班耐注卒哭三虞之後祭名始朝夕之間哀至則哭至此祭止也朝夕哭而已耐卒哭之明日祭名按所謂卒哭者止無時之哭爲朝夕之限以孝子思慕之心無窮而一時之序已過皆復終日泣血恐其不能勝喪也杜



預既創免喪之論孔穎達附會之而云天子諸侯於此除喪全不復哭則周公之經獨爲士庶人設與阮籍猖狂之論何異乎

又傳烝嘗禘于廟 沈小宛曰士虞禮疏引服注云烝嘗禘于廟者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祭皆于廟焉按王制云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鄭注曾子問惟嘗禘宗廟俟吉也又曾子問士之所以異者總不祭所祭于死者無服則祭然則三年之喪天子諸侯不脩時享可知矣通典禮十喪廢祭議晉武帝咸寧五年十一月宏訓羊太后崩其宗廟廢一時之祭賀循祭議云喪者不祭祭吉事故也其義不但施于生人亦祖禘之情同其哀戚故云於死者無服

則祭也欽韓按服其服所以稱其情也孔子曰總不祭又何  
助于人總之喪至輕也祭其祖禰不重也猶不許飾槨而從  
吉三年之喪雖曰服有變除然哀毀未復衰經未除何能改  
莊敬之容彼弁冕之服忘新哀而脩舊禮乎故服未終而不  
祭不必爲祖禰措辭也實生者所不堪爲也故閔二年吉禴  
于莊公傳譏其速公穀二傳譏其未畢三年而吉祭此三年  
之通義愚不肖所共知獨杜預於此傳云旣禴祀于寢則宗  
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夫宗廟常祀非吉祭乎創此非常之  
說孔穎達逐臭之夫從而和之故其疏王制喪三年不祭勉  
強敷衍而引杜預釋例之禮記後儒所作不正與春秋同是  
豈獨王制之言乎將古來大聖大儒所昌言苦口扶植世道

者一慨抹殺獨奉杜預爲金科玉律其毒流於來茲宋儒遂  
漫然曰杜氏因左氏之失遂國君卒哭除之說見禮儀卷六  
然杜預事事與左氏乖違預乃左氏之罪人學者不察並反  
脅左氏祇自見其蠲犴也觀服虔之解則深得左氏之解意  
而左氏之書未可厚誣矣賈逵義與服同

左傳杜解集正卷三